

# 中庸明意

温海明 / 著

明



意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

# 中庸明意

温海明 / 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庸明意 / 温海明著. -- 北京: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4. 6

ISBN 978-7-5222-0714-8

I. ①中... II. ①温... III. ①《中庸》—研究 IV. ①B222.1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2024) 第 098518 号

## 中庸明意

作者 温海明  
责任编辑 曾 华 张 平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2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2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开  
印 张 18.75  
字 数 288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http://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18981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序一

在这本专著中，作为一名比较哲学家，温海明在他独创且富有扩展性的“意哲学（意学）”框架下，对《中庸》做了十分精彩的阐释。过去十多年间，以《周易明意》的出版为奠基，海明一直将“意哲学”作为解读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的策略。他对《中庸》的全新解读，运用了比较文化阐释学的方法，从而将《中庸》置于比较哲学和宗教学的广阔视野中。在这些解读中，我们可以体察到一种持续性的哲学反思，这一反思通过对原始文本的细密解读彰显其意义。正如海明所坚持的，意义本身只有在缘发情境（*in situ*）、原初状态（*ab initio*），以及（我想或许可以再加上）过程之中（*in medias res*）才能显现，而不能以一种本体论的因果思维方式，通过揭示某种本源得以复原。

古希腊本体论思维与《易经》生生论思维的一个根本差异，就是本体论将无所不在的理念（*eidos*）和目的（*telos*）视作所有事物的形式因和目的因：即绝对思维的内在设计和既定目标，使得事物具有非此即彼的同一性。这种目的论思维已经深嵌于印欧语系之中并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常识，使他们即使在宣称“上帝已死”时，仍然以实体本体论（*substance ontology*）的方式言说——尽管一百多年前这就已经被视为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是线性的、绝对的，并诉诸一种封闭的逻辑。而这种理性的封闭性，与中国过程宇宙论中意象思维的审美感受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意象思维中，“意”从人类经验中寻求的不是终极性或封闭性的诠释，而是无穷无尽的细节中所蕴含的意向关联，进而揭示其中不断生成的附加意义。事实上，正是为了刻

画这种情境化的方法，郝大维（David Hall）和我才在几十年前引入了“情境化艺术”（*ars contextualis*）这个全新术语，来描述关联性思维的生成性。

海明还提出了另一个关于意义的重要论点。意义以各种形式、来源出现时，都带有某种特定的意向或目的（intentionality or purpose），这便是“意”。当然，“意”的含义相当复杂。最早出现在周代青铜器上的“意”，带有“言”这个部首，表明它指的是“以言达意”。直到战国时期，“意”才以与“心”相结合的形式出现，指不同的思考和感受模式，或可称为“思意”，即“意欲、打算、预期、期望、渴求、疑心、记住（intending, purposing, anticipating, expecting, aspiring to, doubting, remembering）”。《说文解字》将“意”与“志”联系起来，释之为“志向”，有“志意、志思、志望（intending, purposing, aspiring to）”的含义。海明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已经通过诉诸“道”这个术语当中“言”“行”“意”之间的同构性，以及古希腊的“逻各斯”（*logos*）既是词语又是理性方法（*oratio* and *ratio*）的特质，将“意”的这两种早期字象——言说和行动（speaking and acting）——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对《中庸》的持续反思中，海明对“天人合一”这一统合哲学与宗教的命题有着深刻的理解，也正是这一命题，促使朱熹将《中庸》从众多经典文本中拣择出来，视其为儒家思想的极致表达。海明创造性地诠释了天人之间的第一序问题及其共生关系，在他看来，天与人由彼此的“意”相互塑造，这超越了我以往接触到的其他《中庸》相关研究。他使用了一些全新的表达——“祖天之意”（基于有能力和成就去理解祖先与天贯通而可产生的“意”）和“诚中之意”（基于人与神圣世界深入交融并达到天地人三才合一之境而产生的“意”）。

海明认为，《中庸》通过诉诸人类自身最高层次的洞见，来调和天人、主客、本体实践、知行、内外、身心、心物等常见的二元对立范畴。在《中庸》里，孔子本人之意被描述为人与自然之间差异性的消解：“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历代至圣、至成之人所

达到的这种认知水平提升了人类经验，使其成为恒常日新的宇宙秩序得以显现的资源。

海明最独特的贡献或许在于，他对人与世界彼此塑造过程中，人所具有的生存性（existential）和意向性（intentional）能力的强调。他引入了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目的论，即《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首先，海明质疑并摒弃了默认的、未经批判的实在论观点——“客观”完全不受任何“主观”的侵染，因而是真知的终极“客体”。与此相反，在他的诠释路径中，海明坚持认为，人类经验本身才是真正的实存，而要了解这一点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主观面向。这一主观面向体现在他对“中庸”的“中”字进行的另一种现象学解读中——将“zhōng”读作“zhòng”，后者指的是时时刻刻都直接而具体地“切中伦常”。

当然，人的这种生存性和意向性能力必须被置于一个关联性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人们远非离散和孤立的个体，而是穿越层层历史迷雾的物质和文化谱系的演进。这便是海明解读《中庸》的第二个根本性创新。简言之，生生的儒家文化的最根源处，就是祖先祭祀传统。这一祭祀传统本身植根于对祖先累代成就的建制化尊崇，并随之发展壮大。对于儒家文化生命的延续和发展来说，延续祖先崇拜传统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比如，在面对“汉字从何而来”这一问题时，我们可以追溯至五千多个甲骨文字符，这些字符正是为了与先人有效沟通而创造的。或者面对另一个问题，“儒家伦理话语中最基本的语词，如‘义’‘礼’‘孝’‘悌’‘道’‘德’等从何而来？”我们可以追溯到祭祀祖先的季度性仪式，这些仪式不仅强化了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层级制度，而且使人类脱离了原有的动物性，变得更具优雅性、道德性与精神性。这种对“生生论（the art of living）”的理解反映在众多礼俗仪节之中，呈现出儒家宇宙论中最根本的东西，并且对于解释儒家哲学中人类经验的各个维度（美学、教育、家庭生活、道德、政治、宗教等）之间的假定关联都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人类经验中所有美好、智慧、仁爱、善良、正义和神圣的事物，皆使我们重回那些稳固并赓续家庭、公

共、文化和生态关系的人类行为模式。

在海明看来,《中庸》开篇即将读者缓缓迎入其自身的神秘世界。细细回想,我对这一经典文本的印象与他相仿。这部涤荡人心的经典,就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一样,一步步地引领读者踏上旅程:开篇仿佛蹒跚学步者迈着缓慢而吃力的步伐探寻前路;紧随其后是一大段重要的历史插曲,讲述了儒家功业与古代圣贤的故事;在中间章节,儒家之道通过对“诚(creative resolution)”的阐释获得一种哲学化的展开,文本深度被进一步拓展,叙述节奏不断加快;最后几章首先赞颂了人与天地共同创生的能力,而后转入独属于《中庸》的胜利《欢乐颂》,如一首激情昂扬的颂歌,歌颂着人类的希望和幸福。

安乐哲 Roger T. Ames (北京大学)

(庞子文译,关欣校)

## 序二

海明兄希望我给他的《中庸明意》写个序，感佩于海明兄沉浸于一系列经典“明意”，坚守依经立说的传统，也因看重《中庸》在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核心地位，我便答应了下来。可也因为特别重视，便始终不敢下笔，拖拉很久。终于在“清明”之际完成这篇序言，算是与海明兄“祖天之意”在时间节点上有一个呼应。

2019年秋季学期我在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的现代阐释》，特意挑选《易传》《中庸》与《孝经》来讲。对于国外学生来说，三部经典所建构的体系性内容更容易接受，理解。在这样的安排中，《中庸》便具有一种枢纽性的地位，“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之性”直接承乎《易传》所言的“天道”；修道之教，所教“孝”而已。恰如唐文治先生所说，《中庸》乃“天道之奥，人道之本，其悉备于此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庸》“是一部最具哲学性的著作”（陈荣捷语）。

我本是研究西方哲学的，长期教授西方哲学史。当细细解读《中庸》时，便强烈地感受到《中庸》呈现出“另一种”思考哲学问题的框架，与西方哲学的框架判然有别。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柏拉图式二元世界占据着主导性地位：一个理念世界，一个可感世界；于人而言，也有着灵魂与躯体之分，灵魂直达理念世界，躯体落实在可感世界。《中庸》则接续《周易》所开启的世界观，体现的是“一个世界”，在此世界中有天、地、人三才，人居天地之间，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居中”。于是尽人性，尽物性，便可以赞

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这是一个天、地、人三才互动的世界。

在理念与感性世界的二分中，追求的是对本质世界的认知，即巴门尼德所谓的“真理之路”。在这条道路上要尽量摆脱感性世界的干扰，探究世界的本质与规律。《中庸》则以“中和”表达这个世界的理想状态：“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是对象世界的本质，而是天、地、人三者之间的“中和”，表达的是对宇宙万物的包容与协和。

在二元世界的哲学传统中，有存在与非存在、理念与感性、质料与形式、本质与表象、真理与意见的区分。在这套思维框架之下，如果要套用中国哲学的说辞，那就是求道在于彼岸。《中庸》的“道”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理念”或“本质”，强调的是“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即所谓的“道不远人”，虽造端乎夫妇，及其至，却能察乎天地。可以说，求道在于此身。由此也造就了中西哲学完全不同的方法论。

《中庸》还体现了一种智慧的德性，甚至孔子也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体现的这种“无过无不及”似乎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颇为相似。亚里士多德把智慧德性分为五种：智慧、努斯、科学、明智与技艺。智慧是努斯与科学的结合，本质上是对于“不变”对象的思考。“明智”则是一种实践智慧，追求的是一种“中道”。适度的中道是一种指导“可变”事务的品质，适用于伦理德性的领域，如伦理学、家政学以及政治学等领域。但中庸不只是“中道”而已，而是在天、地、人三才中，“中和之为用也”。因此，在西方哲学中，理论智慧预设的是真，追寻的是“真理”；《中庸》切中日常人伦之道，更强调生活中的“道理”。

中庸之道在中国哲学传统中一直是沟通天人关系的桥梁与纽带，并以“诚”作为沟通的方法与途径，即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西方哲学传统强调认识与知识，通过认知抵达自然的本质。《中庸》以“诚”沟通天人关系，“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中庸》以诚识道，以诚用道，于是一种由内心体悟而进行的不断的学习，就可以感通天道而赞天地化育。

《中庸》不仅谈“天命性道”，也重视“修道之谓教”。所教者斯“孝”矣，德之本也。为什么《中庸》把“孝”看得如此重要？《周易》传统讲天地之大德曰生，以“生生”来理解世界的变易。于是在人世间《中庸》特别重视“亲亲”，“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一种连接“世代”的情感；特别强调“孝”，“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一种连接“世代”的德性，由此“宗庙飨之，子孙保之”。西方哲学发端于古希腊，希腊人最重视他们赖以生存的“城邦”，一个由统治者、护卫者、生产者组成并各从其性、各行其是理想场域，于是就产生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四枢德”：智慧、勇敢、节制与正义。这四种德性把“城邦”紧紧地连接起来，而“孝”则把中国人最为看重的“家”紧紧地连接起来。

海明兄《中庸明意》以“诚中之意”为中心解读中庸，更以“祖天之意”来落实这“诚中”，以感通祖先来解释贯通上下之“中”，表达通于天地大道的状态，由此来发挥《中庸》之宗教关怀；重新发扬“修道之谓教”的精神，直至确立“家之教”的高度，这样的解读路径实乃海明兄的一大发明。与我所理解的《中庸》重在哲学不同，海明兄的立意更关乎宗教性。在后记中，海明兄特别记叙了一场幡然醒悟的精神之旅，对海外华人开疆拓土艰难历程的深切理解触发了其天机感悟，获得一种祖天的信仰力量，这也是对其《中庸》解读的一种特别提点，“祖天之意”由此确立。这是中国人生存的一种活生生的精神力量，生生不息，无穷无尽。“中庸”之切中伦常最终落实于“祖天之意”，现代解读与传统的至德要道遥相呼应。这些年我重提家哲学、亲亲与孝道，路径虽不同，其意义大抵正在于此。想来这也是海明兄邀我写序的原因。

我们讲《中庸》常在汉宋之间徘徊，海明兄在《中庸明意》的“注”中多留意于海外学者的解读，如理雅各（James Legge）、辜鸿铭、陈荣捷、杜



维明、安乐哲等人的翻译，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着眼点，不仅多了一层跨文化视角，更体现出《中庸》思想的一种普遍性意义。在此基础上，海明兄申发己“意”，蔚为大观。我特别赞赏海明兄把“明意”理解为“致良知”，诚于祖天，便能心中光明无限。我想这正是中庸之于现代生活的重要意义。是为序。

孙向晨（复旦大学）



# 目 录

|                     |                    |
|---------------------|--------------------|
| 导言 诚中之意——从诚本到意本·001 | 第十八章 祖身通天·····173  |
| 第一章 天命道教·····046    | 第十九章 孝祖继述·····178  |
| 第二章 诚于时中·····081    | 第二十章 仁亲宜礼·····183  |
| 第三章 中庸鲜久·····087    | 第二十一章 诚教明性·····204 |
| 第四章 诚中知味·····092    | 第二十二章 诚中参赞·····212 |
| 第五章 行道至难·····098    | 第二十三章 至诚能化·····218 |
| 第六章 明两用中·····101    | 第二十四章 至诚感天·····224 |
| 第七章 择中守常·····106    | 第二十五章 诚明万物·····228 |
| 第八章 择善固执·····111    | 第二十六章 诚天至纯·····235 |
| 第九章 蹈刃难中·····113    | 第二十七章 诚祖峻极·····243 |
| 第十章 诚中则强·····116    | 第二十八章 礼乐时诚·····250 |
| 第十一章 遵道无悔·····122   | 第二十九章 诚明百世·····254 |
| 第十二章 明意至隐·····127   | 第三十章 诚祖育天·····258  |
| 第十三章 行道忠恕·····136   | 第三十一章 圣祖如天·····261 |
| 第十四章 素位易行·····148   | 第三十二章 祖意达天·····265 |
| 第十五章 意家祖天·····157   | 第三十三章 明意化天·····269 |
| 第十六章 祖微显意·····161   | 参考文献·····275       |
| 第十七章 祖德佑命·····166   | 后记 诚于祖天之意中·····281 |

# 导言 诚中之意——从诚本到意本

## 诚中之意——诚于祖天之中意

本书致力于重建儒家哲学、思想和文化的精神祖先。<sup>①</sup>在张祥龙看来，儒家生存史上最为惨痛衰微的时代就是二十世纪：

一个存在了两三千年的主流文化，几十年间就在其本土灰飞烟灭了。所残留的只是在西式大学中的一些个体的儒家研究者，或做外观式研究，或称作新儒家，虽然聊胜于无，具有某种提示的作用，但已无关大局了。而官方同意的祭孔，没有儒家团体的主持，也不过一旅游项目、一统战姿态或一构建软实力的努力罢了。“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

百年以来，儒家的精神祖先已经缺失了。《中庸》是儒家经典著作中宗教性最强的一部，本书认为可以把其中心思想概括为“诚中之意”，并以“诚于祖天之意之中”来解释“诚中”，从而建构儒教的宗教性之核心，以期重振儒家的精神祖先——祖天之意。换言之，因亲祖而接天之“意”是《中

---

<sup>①</sup> 张祥龙感叹儒家思想在当代难以复活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儒家思想的精神祖先被不断地谋杀，如今需要看出儒家真理性的人们，去努力“兴灭、继绝、举逸”，再续民族的精神族谱。参张祥龙：《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东方出版社，2014年，序言，第4页。

庸》宗教性的根源。所谓“祖天”，就是如天一般的祖先意识，而“诚于祖天之中意”就是感悟自己当下与祖先相通的那种通天之“意”。

《中庸》第二十一章“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以“诚”和“明”互训，可知，诚意即明意，明意即诚意。祖天意识的真诚和明白，本来就是意识状态的一体两面，难舍难分，而且祖天之意的真实不虚，亦可从朱熹“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而得。朱熹认为，子思担心尧舜相传之“意”无法传续，故特地写作《中庸》。在本书中，尧舜相传之意即“诚中之意”，诚于祖天之中的意识状态。

祖天就是“诚中之意”之“中”，就是“允执厥中”的“中”，也即“十六字心传”之“中”，也可以理解为“人心”与“道心”之“中”。毕竟，人不可能完全离开人心。离开人心，人就不再是人了，而人心也不可能完全成为道心，完全成为道心就为非人之道了。人只能诚于“人心”与“道心”之中，让自己的“心意”诚于“中”道。“诚”其实就是“惟精惟一”，精诚纯洁。

朱熹“以道心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的说法之所以似是而非，乃因其中有二元论意味。按照朱熹的说法，似乎每个人出生就有个道心，还另外有个人心，如此就分一心为二心，实际上是未能看到：让人心听命的其实是当下的“意”，是意念调整到适当的状态。无论人心还是道心，实际上都是意主导的。意偏于人欲，即为人心，意偏于大道，即为道心，故根源还在于“意”为“心”本。意诚于天中，则诚于家国天下，通达寰宇；意诚于地中，则诚于人伦日常生活之中；意诚于人中，则诚于家族社群政治之中。“庸”作为“中（zhòng）”的对象化存在，也包括天、地、人三部分：中于天中，则与天合一，灵魂通神，无声无臭；中于地中，则接续地气，温暖人伦家庭，生活有温度；中于人中，则人事兴旺，政治清明。其实，这也正是通过中（zhòng）于天、地、人之庸常的功夫，才能实现中（zhòng）的对象的非对象化。

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朱熹认为，在尧舜相传的意念中，明确要求人们应

该使意念时刻偏向道，而非人，所以没有两个“心”，而只有一个“意”。有天下大事，当然也有天下大理，但关键都是其彼此相托的一个“意”。朱子把“心传”变成“道统”，是说圣人们相传的大道都是正统，究其根本而言是心意的秘法，即“诚中之意”。换言之，道统之传承不可能要求把“人心”完全交给“道心”，只不过要求人的意念不要流于人欲（人心），而应偏向天理，即道心的状态。在朱熹看来，心意时刻偏向道心，就是意念当下“诚中”的状态。在本书当中，“诚中”就是心意倾向于祖天之意的意识状态。

理解“诚中之意”要从“中庸”的基本意义出发。陈荣捷指出《中庸》“在全部古代儒家文献中显而易见为一部哲学著作，或许是一部最具哲学性的（the most philosophical）著作”<sup>①</sup>，这种从经典比较意义出发认为《中庸》的哲理性最强的观点，需要对经典的哲理有深刻的理解和体会。正因《中庸》的哲理性太强，所以迄今为止，真正从哲学的角度阐释《中庸》哲学的著作十分有限。本书致力于从“诚中之意”的角度，将《中庸》的哲理用“意本论”的方式建构起来。

诚中之实意为何？诚于中其实是诚于祖（宗）之中，诚于天（地）之中，诚于和之中，真诚而充沛地洋溢在“祖天”之意的状态之中。祖天不仅仅是天，还是天的实化，但不是天的人格化，因为祖天不是天祖，祖天是由祖而天，却不是因天而祖。祖天和天祖之间关键性的区别在于，祖天不是人格神，而天祖则有人格性。张祥龙在对北美著名印第安通灵者、治病巫师黑麋鹿（Black Elk, 1863—约 1945）深刻而悲凉的叙述表示深度同情之后，提出了这样深刻的质问：

如果我们中国人里面有一位黑麋鹿，他会说什么？他会这样向我们呼叫吧：“呼喊‘祖国万岁’的人们呵，你们明白‘祖国’的‘祖’意

<sup>①</sup> Wing-tsit Chan,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96. 另参见中译本“很可能是古代儒家文献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一本”。参陈荣捷编著，杨儒宾等译：《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85页。

吗？你们的‘先祖’在哪里？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为你们编织的生命圈的中心还在吗？那棵神圣的生命树上还有绿叶、繁花和鸟鸣吗？”<sup>①</sup>

可以说，张祥龙就是中国人中的黑麋鹿，他提出的问题可谓“张祥龙之问”。本书试图以“祖天之意”为中心，回应张祥龙提出的问题，推动儒家的再临。诚中之意是诚于祖天之中，是对祖天生生不息的创生力之深刻体会，进而领会祖天延续至当下的实存。此实存在当下的时空中，仍然具有无限活化的力量，足以给予后代的、当世的人们在绝境中拯救自己，加持、成就自己的无限精神力量。一个领会到祖天精神力量的人，可以时刻拥有那种让人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的、无边的喜悦感，好像天地大美的乐音从天边远方的祖先那里绵延至今，从而可以极为幸福愉悦地走在“咏而归”的人生之路上。张祥龙强调要“确立儒家文化的原文化地位”，并赋予“她对于中华民族而言的祖先文化身份”<sup>②</sup>，这就是本书致力于建构“祖天之意”中心思想的意旨所在。

对于这种回到“祖天之意”的努力，夏可君应该是表示怀疑的，他写道：

现在的世界或者天下——仅仅是一个“残局”，既无法被已有的天命所收拾，也无法通过新的唯一的天命所整理。或者说，不再有唯一的天命了。因为深渊（子思的《中庸》之中）、混沌（庄子那里）和处势（韩非子那里）已经被打开了，不再可能回到传统唯一的指令上。当然，可以强制性地回到唯一的指令，如同西方唯一神论之间的激烈冲突，但是唯一神论最终还是要么归于无神论，要么归结为虚无主义，最终还是

<sup>①</sup> 张祥龙：《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东方出版社，2014年，序言，第12页。

<sup>②</sup> 张祥龙：《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东方出版社，2014年，序言，第10页。

去除了至高的指令和唯一的命令。<sup>①</sup>

夏可君认为“天命”已经彻底退场了，不再有圣人、圣王来体现天命。但哲学的思考仍然可以发现新的实际性的生命经验场域，让“天命”成为“余地的敞开。天命的退场打开了空间，或者天命已经空出了自身”<sup>②</sup>。这与伍晓明的努力可谓恰好相反，伍晓明认为：

“天命：之谓性”就可以被进一步解释为：人之为人从根本上即在于其必有和能有这样一个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称之为“天命”的至高无上之命。只有这样的命才能使人之性或人之何以为人得到确切的规定。<sup>③</sup>

从伍晓明的意义上说，作为“天命”的祖天之意不可能退场，只要有“天”的意识，只要有人对天的思考，“天命”就只是不曾澄明，不曾得到阐发而已。那种祖先世世代代对天的思考和追索，凝缩在经典的文字中间，传承下来，怎么可能退场？只是今天是否进入我们的意识，是否还能够从边缘域进入焦点，重新被感通和思考而已。

## 中庸书意

作为耳熟能详的词语，“中庸”传统上多被理解为“不偏不倚”或“中道”之意，这是从朱熹《中庸章句序》引程颐“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转化出来的。这种“正”而“不

① 夏可君：《〈中庸〉的时间解释学》，黄山书社，2009年，《导论：书写与时间》，第2页。

② 夏可君：《〈中庸〉的时间解释学》，黄山书社，2009年，《导论：书写与时间》，第3页。

③ 伍晓明：《“天命：之谓性！”——片读〈中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7页。